

目 录

上 编 君子世界的确立与衰落

第一章 国家失控与思想转折 …	[883]
第一节 王室可支配资源的枯竭 …	[883]
一、靠民族征服争夺生存资源的继续 ……………	[883]
二、诸分封国之间的争夺 ……	[886]
三、生存资源的垄断 ……	[900]
四、王室正统地位的维持 ……	[902]
第二节 生存手段的多样性 ……	[904]
一、生产力革命对生存资源的丰富 ……	[904]
二、从刻纹铜器看春秋战国的世俗	

生活	[907]
第三节 中原华夏国转移矛盾的动向	[910]
一、春秋时代的严夷夏之辨	[910]
二、战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	[921]
第二章 社稷守早期的君子世界	[933]
第一节 君子社会的确立	[933]
一、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	[933]
二、君子务在择人	[938]
第二节 君子专政	[943]
一、为君的条件和责任	[943]
二、以民为本，为民治义	[952]
三、德政的要求	[956]
四、举贤	[965]
第三节 君子的内在修养	[970]
一、由孝及忠	[970]
二、知礼、行礼	[974]
三、敬	[978]
四、谦让	[981]
五、令德令名的追求	[985]
六、明义利之分	[988]
第四节 君子世界的崩溃	[993]

中 编

诸子百家的族系传统与地域分布

第三章 南方道家	[1003]
第一节 申楚对远古礼乐文明的保存	[1003]
第二节 楚国本土道家的兴起	[1014]

一、神守：解开老子之谜的关键	[1015]
二、春秋史官的神巫传统	[1018]
三、释“老”：论老子之名	[1023]
四、老子思想的意义	[1031]
第三节 郭店楚简与申楚文化	[1038]
一、“东宫之杯”还是“东宫之师”	[1042]
二、《太一生水》与南方的“柔”教	[1045]
三、楚国本土道家的兴起和北方儒学的南传	[1053]
第四节 庄子对老子思想的发展	[1065]
第四章 鲁国儒家及其衍变	[1072]
第一节 孔子对儒家的改造	[1072]
一、关于卜辞“需”(儒)字的释读	[1072]
二、释“儒”	[1076]
三、周代的礼乐文明与儒家的产生	[1084]
四、周公与儒家道统	[1088]
五、孔子与儒学的确立	[1092]
第二节 孟子的心性论与富民论	[1095]
一、性善论	[1095]
二、礼论	[1096]
三、富民论	[1100]
四、士的地位	[1103]
第三节 荀子的性恶论和礼论	[1108]
一、性恶论	[1108]
二、礼论	[1112]
第五章 国家法权和社会正义理论的创发	
——墨学新论	[1120]
第一节 鸟夷族系与墨子的身世	[1120]
第二节 国家法权和社会正义理论的寄托及实现方式	

.....	[1125]
一、尊天事鬼	[1126]
二、兼爱非攻	[1132]
三、尚贤尚同	[1135]
四、节用节葬	[1137]
五、非乐非命	[1139]
第三节 回答一个“变本加厉”的指责	[1141]
一、有关封禅的记载和解释	[1145]
二、神守：认识封禅的关键	[1147]
三、和平禅让背后的武力争夺	[1153]
第四节 儒墨显学的对立	[1159]
一、帝王之学与役夫之道	[1159]
二、儒家的神道设教与墨家的尊天事鬼	[1167]
第六章 北方法家的东、西两系	[1171]
第一节 春秋各诸侯国的改革	[1171]
一、管子的思想	[1171]
二、子产的“惠人”政治	[1176]
第二节 从《吕刑》、《周诰》诸篇到早期法家	[1182]
第三节 东方齐国法家	[1184]
第四节 西方三晋法家	[1188]
一、从李悝到申不害、慎到	[1190]
二、三晋法家思想在秦国结硕果	[1193]

下 编

革命力量的消解与民间意识的残留

第七章 孤独的思想家及其救世活动	[1207]
第一节 诸子的救世与革命力量的缺失	[1207]

一、史前城堡的性质	[1208]
二、中国不曾有过城邦	[1213]
第二节 成文经典的形成与思想文化的传播	[1228]
一、从口传历史到成文经典	[1228]
二、《尚书》对各族系文化的总结	[1237]
三、有意识的历史著作	[1240]
四、托古改制	[1241]
五、诸子的没落	[1246]
第三节 消费的双重作用	[1257]
一、消费刺激了统治者的野心，促进了集权	[1257]
二、大众的消费满足缓冲了激进的革命	[1265]
三、解剖音乐的实例	[1267]
第八章 人类本能与人类社会	[1276]
第一节 对人体的认识	[1276]
第二节 男女之别	[1291]
第三节 性目标的争夺与独占	[1299]
一、从《图腾与禁忌》说起	[1299]
二、争夺性目标的实例	[1306]
第四节 “美女亡国”主题考	[1317]
第五节 对女性的道德束缚	[1322]
一、男女有别	[1322]
二、同姓不婚	[1326]
三、妇女的三从四德	[1328]
四、女性禁忌与尤物恐惧	[1332]
第六节 性能量的几种指向	[1334]
一、婚姻	[1334]
二、自由恋爱	[1335]
三、烝、报	[1340]

四、通、通室	[1343]
五、性消费	[1347]
六、审美升华	[1348]
后记	[1352]

第三卷 上编

中国思想的起源

君子世界的确立与衰落

第一章 国家失控与思想转折

西周的盛世,并没有维持多久。西周末年出现了一股骂天思潮,屡见于《诗经》,人们认为天不可信,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好处,反而降下灾祸,这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抗议,也反映了西周早期天命观的日暮途穷。到周穆王(公元前947—前928年在位)时,西周开始由盛转衰,一发而不可收,虽有所谓宣王(公元前827—前782年在位)中兴的回光返照,但已不能挽救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命运。周幽王八年(公元前785年),宣王之弟、郑国始封之君桓公为王室司徒,深感“王室多故”,已经在打听逃死的地方。^①不久,西周终于在周幽王十一年(公元前771年)灭亡了。王室东迁,名义上仍保持着“天子”的地位,历史进入东周,它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。从国家的统治形式来说,东周仍然是社稷守时代。但由于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异常活跃的局面,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位置,我们特地辟出一个“诸子时代”加以研究。

——>第一节

——>王室可支配资源的枯竭

一、靠民族征服争夺生存资源的继续

进入春秋,民族矛盾岌岌可危,用《公羊传》的话说是

^① 《国语·郑语》。

“南夷与北狄交，中国不绝若线”^①。尽管中原的华夏族对周边的非华夏族极为蔑视和仇恨，但从获取土地的现实利益出发，有的华夏族政治家甚至主张与非华夏族和好。晋国在初封时就与戎人杂居，双方冲突不断。晋国名臣魏绛认为：“戎，禽兽也。”但同时认为与戎人和好有五大好处：“戎狄荐居，贵货易土，土可贾焉，一也；边鄙不耸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；戎狄事晋，四邻振动，诸侯威怀，三也；以德绥戎，师徒不勤，甲兵不顿，四也；鉴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远至迓安，五也。君其图之！”晋悼公是复兴晋国霸业的人物，他最初是主张动武的：“戎狄无亲而贪，不如伐之。”听了魏绛的话，他采纳了魏绛的建议，并派魏绛与诸戎订盟和好。^②

在上古，尚不存在资源、环境的压力，在以耕战为务的社稷守时代，实在是人多力量大，统治者无不以人口作资本，因而从古至今，中国对人口的管制之严在世界范围内可谓空前绝后。《周礼》一书中，载“秋官”之“司民”的职责是：“掌登万民之数，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，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，异其男女，岁登下其死生。”郑注：“登，上也。”孙诒让引《说文》：“登，上车也。”引申之，凡增上并曰登，“登下”犹曰增减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载仲山父与周宣王关于“料民”的争论。原来周王室在江汉之间打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于是在太原清查人口。仲山父谏曰：

民不可料也！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，司民协孤终，司商协民姓，司徒协旅，司寇协奸，牧协职，工协革，场协入，廩协出，是则少多、死生、出入、往来者皆

① 《公羊传·僖公四年》。

② 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。

可知也。于是乎又审之以事，王治农于籍，蒐于农隙，耨穫亦于籍，獮于既烝，狩于毕时，是皆习民数者也，又何料焉？不谓其少而大料之，是示少而恶事也。临政示少，诸侯避之。治民恶事，无以赋令。且无故而料民，天之所恶也，害于政而妨于后嗣。

韦昭指出“司民”的职责是“掌登万民之数，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”，此即《周礼·秋官》之文。韦注：“协，合也。无父曰孤。终，死也。合其民籍，以登于王府。”那么仲山父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，同时并不否认古代有管理人口的官职，只是反对料民这种颇为野蛮的方式。原来仲山父觉得刚打完败仗就清查人口，等于在诸侯面前显露出王室力量的衰退。但光顾面子解决不了兵源等现实问题，周宣王最终还是进行了“料民”。可是这并没有阻挡王室衰微的势头，到了他儿子幽王手里，西周就灭亡了。到了战国，清查户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，诸子百家也主张加强对人口的管理，如《商君书·境内》：“四境之内，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，生者著，死者削。”《管子·乘马》：“秋日大稽，与民数得亡。”孟子见梁惠王，梁惠王称他自己治理国家尽心尽力，“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”可是，“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”，让梁惠王十分失望。^①无土无民让统治者伤透了脑筋！所以孟子说诸侯有三宝：“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”^②韩非子说：“无地无民，尧、舜不能以王，三代不能以强。”^③

①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② 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
③ 《韩非子·饰邪》。

二、诸分封国之间的争夺

新兴的西周王朝在血泊中大肆分封王室，笼络人心，扩大势力范围，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载周天子的话说：“王曰：叔父，建尔元子，俾侯于鲁。大启尔宇，为周室辅。”“大启尔宇”即开拓生存空间，“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。锡之山川，土田附庸”。山、川同赐，非常独特，得到 50 年代出土的西周早期宜侯矢毁铭文的证实：

佳四月辰在丁未，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，遂省东国图。王卜于宜，入土，大乡。王令虞侯矢曰：“迁侯于宜。”赐□鬯一亩、赏瓚一□，彤弓一、□矢百，旅弓十、旅矢千。锡土：厥川三百□，厥□百又廿，厥宅邑卅又五，厥□百又四十。赐在宜王人□□又七生，赐奠□伯，厥□□又五十夫，赐宜庶人六百又□□六夫。宜侯矢扬王休，作虞公父丁罔彝。（《集成》8.4320）

“厥川三百”，若指广达三百条河流域的地区，应为泛指。“厥□百又廿，厥宅邑卅又五，□□百又四十”，也应当指田邑。

1986 年在北京郊区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出土的燕侯克盃、盂，尽管人们对“克”这个重要的字有截然不同的解释，但铭文记载的是周初的一次分封典礼，则是清楚的。盃、盂铭文都是：

王曰：“大保，佳乃明乃鬯，享于乃辟。余大对。”乃享，令克侯于燕。旆羌豸，祖于御微，克宰燕，入土及有司，用作宝罔彝。

刘雨先生已指出“对”可读作“封”^①，这是正确的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“作邦作对”，邦、对对言，而邦、封又是一字，在甲骨文、金文和文献中都能找到很多二字通用的证据，字形都像人在田地上植树。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社，封也。”《周礼·地官·序官》“封人”，郑玄注：“聚土曰封。”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制其畿疆而沟封之”，注：“封，起土界也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封比干之墓”，注：“积土曰封。”《淮南子·缪称》：“其社用土”，注：“封土为社”。植树是为了确立田地的疆界，所以《周礼·封人》载“封人掌王之社壝，为畿封而树之。”《管子·侈糜》：“方百里之地，树表相望者……”“树表”即植树作标志。

金文中出现的“封”字，再次证明了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关于西周大分封的记载：

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之，选建明德，以藩屏周。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，于周为睦。分鲁公以大路、大旂、夏后氏之璜、封父之繁弱，殷民六族：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氏、长勺氏、尾勺氏，使帅其宗氏，辑其分族，将其类丑，以法则周公，用即命于周。是使之职事于鲁，以昭周公之明德。分之土田陪敦，祝宗卜史，备物典策，官司彝器，因商奄之民，命以《伯禽》，而封于少皞之虚。分康叔以大路、少帛、绣筏、旂旌、大吕，殷民七族：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锜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。封畛土略，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，取于有阎之土，以共王职；取于相土之东都，以会王之东蒐。聃季授土，陶叔授民。命以

^① 《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赐田里》，《中国考古学论丛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93年。

《康诰》，而封于殷虚。皆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。分唐叔以大路、密须之鼓、阙鞶、沽洗，怀姓九宗，职官五正。命以《唐诰》，而封于夏虚。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。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也说：

昔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，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，皆举亲也。夫举无他，唯善所在，亲疏一也。

孔颖达疏已正确地指出这十五国并非都是武王时封的，由《尚书·康诰》知，周公营洛邑之年，始封康叔于卫。由《洛诰》知，周公致政成王之年，始封伯禽于鲁，可见武王之时，兄弟之国没有全部分封。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又说：“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建母弟”，那么康王之世，尚有封国。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郑，是为郑国，可见宣王时还行分封事。金文资料也说明分封是西周常有之事。武王封师尚父于营丘。吕尚东行就国，从容地在途中住宿，走得很慢。旅馆的人说：“吾闻时难得而易失。客寝甚安，殆非就国者也。”吕尚听说后才警觉起来，夜衣而行，黎明至国。果然，莱侯来伐，与吕尚争营丘。此等传奇，不太可信。但可见分封者并没有义务完全保证被分封者得到所封的土地，只是法权上确立被分封者的合法占有，能占有多少，有待于被分封者自己的努力。难怪周天子说：“大启尔宇！”这等于怂恿手下放手大胆地干！从这样看来，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所谓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还是有些道理的。

接受分封而来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被子孙后代继承，但到了一定时期，似乎还需要王室重新册封，以确定土地的合法拥有权。如《三代》6.54.2《邢侯簋》：

隹三月，王令荣暨内史，曰：“句井（邢）侯服。赐

臣三品：州人、重人、鄙人。”拜稽首，鲁天子。周厥频福，克奔走上下帝。抚命于有周，追孝，对，不敢坠。昭朕福盟。朕臣天子，用典王命。作周公彝。

唐兰先生推测邢侯簋为康王前期器，从铭中所说“句井（邢）侯服”，可以看出他业已称为井侯，可知不是初封。因让他参政而又赏赐奴隶，和孟鼎的情况正相类。^①邢侯又见于《麦方尊》，唐先生列为昭王时器，铭曰：

王令辟井（邢）侯出矧，侯于井（邢）。粤若二月，侯见于宗周，亡尤。迨王裸茅京，彤祀，于若翌日。在辟雍，王乘于舟，为大礼。王射大鼈禽，侯乘于赤旂舟从。死戚之日，王祀，侯内于寝。侯赐玄珣戈。于王在戚，祀月，侯赐者刳臣二百家。……用鼈义宁侯显孝于井（邢）侯。作册麦赐金于辟侯，麦扬，用作宝鬲彝……唯天子休于麦辟侯之年铸……（《集成》11.6015）

矧为地名，周王命麦君离开矧地，到邢地为侯。唐兰先生指出，“显孝于井（邢）侯”，明邢侯出矧并非第一代邢侯。此说王命侯于邢，是嗣位须受王命。《白虎通·爵》引《韩诗内传》：“诸侯世子三年丧毕，上受爵命于天子。”又说：“明爵者天子之所有，臣无反爵之义。”那么，诸侯死后，世子继位，要经王命，但未必要待三年丧毕。^②大概新诸侯上台，都要经过册命，重新册命无疑显示了王权的重要性。

最直接揭示分封实质内容的是《大孟鼎》，所谓“受（授）民受（授）疆土”，民（或人鬲）是劳动力，疆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《诗经·大雅·崧高》“土田”、“私人（私有劳动力）”

^{①②}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63页，250—251页。

并提,《大孟鼎》铭文说:

隹九月,王在宗周,命孟。王若曰:“孟!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。在武王嗣文王作邦,辟厥匿,敷有四方,畷正厥民。……今我隹即刑康于文王正德,若文王令二三正,今余隹令女孟绍荣敬雕德经敏,朝夕入谏,盲奔走,畏天畏(威)。”王曰:“而命汝孟,邢乃嗣祖南公。”王曰:“孟!迺绍夹死司戎,敏勅罚讼。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。于我其通省先王,受(授)民受(授)疆土。赐女鬯一亩、门、衣、市、舄、车、马,赐乃祖南公旂,用狩。赐女邦司四伯,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,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,人鬲千又五十夫,□□□自厥土。”(《集成》5.2837)

作器者孟是南公的后代,看来是继承了南公的封地。周王赏赐给孟近1700多名劳动力,这样大的数目在金文中是极为罕见的。铜器学家一致将大孟鼎断为康王时器,自从文王、武王开国,接下来的“成康之世”是西周的盛世,王室能控制大量人力物力资源。“赐乃祖南公旂,用狩”,这种旗帜是等级身份的标志,在当时比物质上的实惠更重要。

与《大孟鼎》相比,西周中期《伯晨鼎》所记的赏赐规格要小得多:

隹八月辰在丙午,王命亶侯伯晨曰:“嗣乃祖考侯于亶,赐汝秬鬯一亩、玄衮衣、幽夫、赤舄、驹车、画靳、旂父、虎帑、□□、里幽、攸勒、旅、五旅、彜、彜、旅弓、旅矢、□戈、虎胄。用夙夜事,勿废朕命。”(《集成》5.2816)

伯晨称亶,是因为他的祖考曾经“侯于亶”,他这次的受封,完全是继承其祖考,所受的赏赐没有增加土地、劳动力。

贵族的地盘称“采”，如《礼记·礼运》云：“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。”金文中也有“采”，如《遣尊》：

佳十又三月辛卯，王在斥”，赐遣采曰赆，赐贝五朋。

遣对王休，用作媯宝彝。（《集成》11.5992）

又《集成》5.2785《中方鼎》：

佳十又三月庚寅，王在寒次，王令大史兄□土。王曰：“中！兹□人入史，赐于武王作臣，今兄畀女□土，作乃采。”中对王休令，簠父乙尊。

这两个“兄”字，吴闿生读为赍，等于说赏赐。封邦建国和赐采是规模较大的，但土地是有限的，而人口又在增长，西周中晚期之后，铜器铭文记载的已是赏赐田邑而不是封邦建国和赐采。如《敌簠》：

佳王十月……王各于成周大庙，武公入右敌，告擒馘百、讯四十。王蔑敌曆，使尹氏授鼓曆圭□、□贝五十朋、赐田于□五十田，于□五十田。（《集成》8.4323）

敌奉命攻打南淮夷，斩首一百，执讯四十，俘人三百，立下不小的战功，因而得到一百田。

正因为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料，它的归属问题频频出现于青铜礼器，如《三代》9.16.1《格白簠》，又称《佣生簠》：

佳正月初吉癸巳，王在成周。格白取良马乘于佣生，厥貯卅田……

这个“貯”字是理解铭文内容的关键。1975年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了37件西周窖藏铜器，其中40件铸有铭文。《卫盂》记载裘卫与矩伯交换土地：

……矩伯庶人取覲璋于裘卫才八十朋，厥貯其舍田十田。矩或取赤虎两，鹿裘两，棗鞞一，才二十朋，其舍田